

肖仁福◎著

仕途

二

长篇小说

《沧浪之水》里的池大为与《仕途》中的乔不群，都是读书人从政的典型，池大为充满理想主义的光芒，而乔不群则富于世俗情怀与现实色彩……

编辑手记

湖南文艺出版社

肖仁福◎著

仕途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仕途 / 肖仁福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5404-4328-9

Ⅰ. 肖... Ⅱ. 肖... Ⅲ.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37350号

(二) 卷上

著

文

任

82012

湖南文艺出版社

版

量

册

009年1月

本: 787×10

1/16

数: 1-20, 000

978-7-5404-4328-9

价: 31.00元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仕途. 2, 从纪检组长到秘书长/肖仁福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7-5404-4326-9

I. 仕... II. 肖...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37320号

仕途 (二)

肖仁福 著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龚湘海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mm 1/16

印张: 21 字数: 320, 000

印数: 1-20, 000

书号: ISBN 978-7-5404-4326-9

定价: 31.00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录

001 第一章

从朱处长手上拿过任命文件，一眼瞥见“乔不群”三个字，乔不群心里还是腾地一下，感觉血管里的血液被什么点着了，顿时燃起熊熊烈焰……

017 第二章

从乔不群维护大局的话里，甫迪声知道他已完全领会自己意图，点头道：“这就好。今后老干工作碰到什么棘手问题，可随时来找我。”乔不群想到时万一招架不住了，不找你老人家，又找谁去……

038 第三章

按照惯例，袁明清说完开场白，甫迪声做过重要讲话，轮到老干们发表意见了。可这天老干们却格外沉得住气，紧闭着铁嘴铜牙不出声……

053 第四章

嘴里说着盛少山，又想起他送的挂历来，乔不群下意识往墙上瞧了瞧，这才发觉春节长假即将过去。忽想起还没去给乔副书记拜年，也不知他回桃林没有。忙拨对方手机……

071 第五章

这无异于火上浇油，顾吾韦一肚子恶气不出来，拨电话给黎振球，吼道：“我做不了助调，要他甫迪声也别想顺顺当当选上市长。”……

091 第六章

甫迪声没忘记自己是怎么高票当选市长的，特意把乔不群找去，说：“不群呀，你是政府办里最年轻的领导，能力也不错，我的想法，除分管纪检和老干工作外，你是不是还协助吴亦澹同志，抓些文秘方面的工作？你本来就是笔杆子嘛。”……

110 第七章

本来甫迪声是不信这一套的，当年耿日新要建这个门楼，他就有不同意见，只不过其时耿日新是市长，他是常务副市长，不好跟一把手硬顶。谁知自己正式选上市长后，想法就有些不同了……

130 第八章

侯副省长当时没在省内，却也知道袁明清的副市长已泡了汤，安慰他说不见得就是坏事。该做副市长没做上，还不是坏事，袁明清问侯副省长此话怎讲。侯副省长没说什么……

149 第九章

起床后，乔不群动手整理被子。也是袁明清眼尖，让他发现了乔不群枕边两个咬剩的艳红朝天椒。袁明清甚觉奇怪，说：“你这是什么？”乔不群掩饰道：“没什么，没什么，几个辣椒。”要把朝天椒塞回到枕下去……

165 第十章

乔不群抽出笔筒里的毛笔，在登着腐败窝案报道的报纸上写下百官共廉四个字，自得地笑笑，伸手去拿电话，准备把王怀信叫回来，瞧瞧这四个字……

181 第十一章

下县那天，朱处长早早来到办公大楼前，意欲先随小左去组织部拉上许处长，再回来接乔不群。谁知乔不群已坐在车里，朱处长满脸羞愧，说：“对不起，对不起，乔主任是领导，还要您来等我们。”……

200 第十二章

思前想后，蔡润身觉得郝龙泉此时不宜下山，嘱他还是待在上山，先稳住矿山局面，封锁一切消息，不要透露任何情况给外界，等自己和孙文明拿出妥善意见，再做决定……

215 第十三章

夫人满意，曹副书记自然也不敢不满意，乘兴试了试衣服，说：“真难为了你们一片苦心。”湛副部长说：“哪是苦心？刚才宇寒说了，是州州的孝心。”曹副书记说：“对对对，是咱们儿子州州的一片孝心。”……

242 第十四章

这不是废话吗，能让领导的演讲更热烈更出彩，这样的建议不采纳，还采纳什么？乔不群说：“你快说，别兜圈子。”王怀信于是从身上掏出一份稿子，递到乔不群面前……

267 第十五章

乔不群是个认真人，生怕误了蒲厂长的大事，又跑到市长办去探甫迪声口风，说发动机厂广大干部职工得到领导下厂的特大喜讯，心情迫切得很，只盼着领导早些下去。甫迪声说下周政府正好有些时间，只是不知常委有没有其他安排……

289 第十六章 章一十第 181

去式小關式特意，滿對大
 去坐与權不衣似那，梅不
 封上表，感不依，感不依

领导已经深思熟虑过了，还有什么可沟通的？乔不群心生悲凉，怅然出了市长办。肚子里一遍遍诅咒着甫迪声，嘴上却是紧闭着的。领导的话入情入理，你诅咒他什么呢？别以为组织部做过你的方案，大家也觉得吴亦澹走后，这个政府秘书长应该是你的，就真的是你的……

316 第十七章 章二十第 002

昔虽正册解，山
 同升氣氣逐不，身新四一
 ……安舟婚再，只意善安

不久乔不群秘书长兼办主任的任命文件就颁发下来。文件里还有蔡润身的名字。孙文明已做上市委常委兼秘书长，将桃坪县委书记留给了他。市政府秘书长与县委书记都是重要位置，看上去乔不群和蔡润身又到了一个平台上……

327 附 不失为乐

，照承为丁为兴来，真新不也然白身并原也，意路人大
 “心苦其德”：第
 “秋怀秋”：第压斗偏曹

心季由供供县，江新寒半木刚
 ……“心季”一前世世气儿世世即景

章四十第 242

我西科友，译出更既熟可
 “无關照眼，如对待”：第
 ……带面带不我隆盛

海路前导彭书道，即而通量不反
 “无關照眼，如对待”：第
 ……带面带不我隆盛

章五十第 282

沐市庭庭又，港大流沐
 要餐时隆精工，果部干大
 “去不些早导除恭御只”

第气第部主，人真大个公籍不我
 “去不些早导除恭御只”
 同知些存移五部部不街街街街

……科安部

第一章

放下电话，乔不群出门去了政工处。

毕竟不是体育彩票头奖，兑奖前以为能领到几支牙膏几袋洗衣粉就不错了，等到刮开号子一对，竟狂中五百万，挺惊心动魄的。乔不群这个纪检组长，从领导谈话，到组织考察，到常委决议，再到公示和任命，每道程序都没落下，毫无悬念可言，此时接到朱处长电话，他已是波澜不惊。

可真从朱处长手上拿过任命文件，一眼瞥见“乔不群”三个字，乔不群心里还是腾地一下，感觉血管里的血液被什么点着了，顿时燃起熊熊烈焰。

到底市一级党政机关里，副局长是个比较关键的台阶，不是谁想上就上得了的。大部分人只能在这个台阶下徘徊复徘徊，直到退休那天，抱憾回家。也有革命几十年，终于爬上这个台阶的，可年事已高，头昏眼花，来日不多，屁股下的椅子没坐热又得让给后来人。只有少数幸运者，该上台阶时上了台阶，以后也就一顺百顺，谋权有权，谋事有事，稍稍一使劲，还能再上一层楼。

乔不群当然属于后者，这个台阶上得正是时候。不由地暗自得意，浮想联翩起来。生怕自己进步心太切，产生幻觉，文件里并没有“乔不群”三个字，是自己无中生有想象出来的，又赶忙眨眨眼皮，睁大双眸细瞧了几遍。果然“乔不群”三个字赫然印在文件里面，白纸黑字，真真切切，一点都不假。

乔不群心头和脸上的动静是在瞬间完成的，朱处长不可能觉察得出来，抱拳扬了扬，说：“祝贺乔组长了！”

这是第一次有人叫自己乔组长，乔不群很是受用。心想搞政工的就是搞政工的，素质不错，你当了组长就叫你组长。

正要说两句多亏朱处长大力栽培之类的客气话，又想他尽管是政工处长，可政府办的人事问题都是领导说了算，他又栽培得了谁呢？何况自己都是政府办领导了，已成为他的上级，这世上哪有下级栽培上级的？于是暗自纠正道：“谢谢朱处长！为我这事，也够你和政工处同志们操心的了！”朱处长说：“给领导操心是我们应尽的本分，天天有领导提拔，天天操这样的心才爽哩。”乔不群笑道：“你想得倒美，哪里有那么多领导可供提拔？”

看过文件，还给朱处长，又玩笑几句，乔不群强抑着满心欢喜，出了政工处。走在楼道上，见有同事迎面而至，忍不住老远扬起手来，上前打招呼。对方也扬扬手，朗声说道：“乔主任你好！”只是脚打莲花落，人已荡然而过。乔不群不免有些扫兴，你已是名正言顺的纪检组长了，人家怎么还是老眼光看新事物呢？很快到了楼梯头，有人从楼上下来，乔不群又泥住步子，含笑点头，望着对方。对方也礼貌地笑笑，只是嘴里叫的还是乔主任。楼上楼下遛了两圈，仍没人肯改口，叫声乔组长。乔不群怀疑这些人是不是阴暗心理太重，见你提拔做了纪检组长，不太服气，才故意用过去的主任来怄你。

也有主动上前来跟乔不群握手的，关切地问道：“乔主任真是春风得意啊，是不是已经下文了？”尽管还是称的主任，却让人舒服多了。乔不群正等着有人提及此事，好实话相告，让人家羡慕羡慕。可话到嘴边，却走了形：“下什么文啊，我怎么没听说过呢？”对方就说：“乔主任有意思，下什么文，还来问别人。”

这下乔不群才猛然意识到，任命文件刚到政工处，人家又没看到你的任命，领导也没来得及在干部职工大会上宣布，又怎么好叫你乔组长呢？乔不群自嘲地笑笑，你也太心切了，文件都下来了，还有什么可急的，还怕到时没人叫你乔组长？

只是这样的美事，一个人偷着乐，无人共享，实在难受。乔不群最后去了老干处。李雨潺若知道你的任命已下，一定会非常高兴的。乔不群知道这座大楼里，不不不，整个桃林甚至全世界，只有李雨潺会真心替你高兴。真该感谢李雨潺，是她撕掉你的辞职报告，让你放弃那幼稚可笑的想法，又回到组织怀抱。否则辞职报告到了甫迪声手里，这个纪检组长现在哪会归到你的名下？又想起那天早上在李雨潺家里时，还感叹好事不可两全，自己因官场失意，才情场得意，谁知没过多久，你已是官场情场两得意了。这命运太不可琢磨，仿佛只是转瞬之间，你的运气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

李雨潺不在处里，林处长说在老干活动中心。推开活动中心的门，好多老干在里面搞活动，李雨潺正忙着哩。乔不群知道不是说话的时候，也不忍心打扰她，悄悄退出去，只给她发了个短信，告诉她已看到任命书。李雨潺很快回了这么一句话：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楼上楼下跑上两圈，乔不群的得意劲已然过去，情绪平静下来。晚上回到

家里，跟史宇寒说起任命文件时，口气已显得淡然。顺便感谢史宇寒几句，说没有她的促成，好事也摊不到自己头上。

史宇寒却显得比乔不群还高兴，说：“文件下得还挺快的嘛。机关里办事效率向来不高，平时弄个红头文件，没几个月是下不来的，你这怕是开先例了。”乔不群说：“什么先例？任命书不比别的文件，前面程序早已走完，公示一过就可下文。领导们都是过来人，体谅当事人心情，能快尽量快。”

男人都是浪漫主义，什么都不是时，尚且敢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好像没有他，天下就不兴不亡了，待到做上一官半职，更是气冲牛斗，天天嚷着天降大任或治国平天下之类，只是轮到要他做几件稍稍实际点的小事，却剥了他的皮都不干。女人不同，都是地道的现实主义，觉得天下太大，大任太远，世上本来太平，都是一些要平天下的人给平得一塌糊涂的。史宇寒也就没想那么多，乔不群以后做市长书记还是省长部长，到时再说也不为迟，当前最要紧的，还是把该这个纪检组长享受的待遇弄到手。她眉飞色舞道：“纪检组长好歹也是副局长，工资是绝对得加一级的吧？”乔不群说：“工资又不是哪位领导从娘家带来的，都是国家财政的钱，还怕不加给你？”

史宇寒又说：“那住房呢？这个所谓的两室一厅破房子我是住够了，夜里撒泡尿都得穿上衣服，往走廊上跑。夏天还好，冬天蹲在厕所里，寒风呼啸，鬼叫一样，屁股都快吹成冰块，回到被子里整夜都暖不过来。我都到前面局级楼里瞄过了，那里还空着几套房子，行政处柴处长说是给未来的局级领导预留的，这回也该有我们一套了吧？”

原来史宇寒早去踩过点了。她那么绞尽脑汁促你上台阶，主要动力大概就在这里了。乔不群笑道：“你也太性急了点。万一我这个纪检组长落空了呢？比如生活作风出了问题，被领导及时发现，收回成命，你这不是白浪费感情了？”史宇寒眼睛一瞪，说：“你敢！别的问题你爱出，出你的去，我管不了那么多，想出生活作风问题，我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赞成。”乔不群说：“人家要出生活作风问题，莫非还先打个报告到你这里，等你签字同意后再去出？时代在前进，社会在进步，生活作风没问题，叫人怎么生活？”

史宇寒揪住乔不群耳朵，嚷道：“你还有这样的贼心？我倒是没看出来。”乔不群拿开史宇寒的手，揉揉耳朵，说：“揪掉我只耳朵，我还怎么全面听取群众意见？”史宇寒啧啧两声，说：“刚从群众中来，做上政府办领导没几个小时，就要全面听取群众意见了。”接着又软声道：“常言说，知夫莫如妻，对你的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何况纪检组长又不是什么要职，位不重，权不大，我不担心你会蜕化变质。”乔不群说：“你错了，纪检组长也是政府办党组成员，除分管纪检监察方面的工作，对政府办的人事和重大决策，还是有些发言权的，难

道还没有蜕化变质的资格？”

两人开心地侃着，忽有人敲门。乔不群过去把门打开，原来竟是曾有幸与王怀信一起，陪同乔不群接受民主测评推荐的提案处长盛少山。

虽同在政府办上班，又都住在这栋处级楼里，可两人并没什么往来。这里乔不群刚提纪检组长，盛少山就上了门，还真够及时的。将客人请进屋里，让到椅子上，乔不群说道：“屋里狭窄，只好请盛处长随便坐了。”盛少山喝口史宇寒递上的茶水，说：“窄是窄点，史老师贤慧能干，收拾得这么干净，还是挺舒服的。不过乔组长就要搬走了，到了局级楼那边，又是另一番天地。”

除了朱处长，这是第二次有人叫乔不群乔组长。估计盛少山也知道任命文件已到了政工处。都说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其实机关里谁有进步，谁被重用，却是传得最快的。只是乔不群已不像初次听朱处长叫乔组长时那么激动了，岔开话题道：“那天让你和王主任给我作陪，一起搞民主测评，真是委屈你们了。”盛少山笑道：“那有什么？组织需要嘛，也是我和王主任两个莫大的荣幸。”

坐了好一阵，盛少山只说些无关紧要的口水话，也没明说有啥事。乔不群怕他十二月的癞蛤蟆——不好开口，正准备问一句，只见盛少山从夹克衫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到桌上，说：“咱们提案处没什么特权，只是要安排办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建议提案，人大和政协领导看得起，每年都要给我们安排些挂历。我见今年的挂历不错，特意选了一幅给乔组长送来，不知您喜不喜欢。”

一幅挂历也值不了几个钱，可乔不群心里却有几分受用。也不是爱贪小便宜，一份小礼就足以把他打动。是这幅挂历的意义非同一般。到政府八九年，写了六年多官样文章，在纪检监察室赋闲两三年，送礼人敲错门都错不到你家里来，今天终于破例有人送礼上门了，想不心动都难。看来这人哪，还是要做官，你不做这个纪检组长，盛少山又怎么想得起你？人大政协又不是今年才给提案处送挂历，难道以往盛少山搞不清你家朝南朝北？今天你纪检组长的任命才下来，他屁颠屁颠就找上门来了，也用不着带指南针。

原来这送礼人还不仅仅是给你送礼，更是送敬仰，送崇拜。当然这得有个重要前提，受礼人得处于高处，人家敬仰崇拜起来才方便。否则你处于低处，那就不好叫送敬仰送崇拜，该叫送春风送温暖，可以上报纸进电视了。

乔不群只差没从沙发上弹起来，扑上去打开挂历，享受这份敬仰和崇拜了。不用说，挂历肯定非常高级。不高级也没关系，即使再差劲的挂历，在第一次受礼的乔不群眼里，也是世上罕见的艺术珍品。

乔不群当然还是有些定力的，依然端坐在沙发上，做岿然不动状。你现在都是政府办领导了，下面处长表示点意思，也是应该的嘛。如果为一幅挂历，就狗没见过屎一样，大失其态，以后有人送上一坨金子，还不狂喜得脱光衣服

裸奔，或去地上打滚翻跟头？乔不群将目光从挂历上移开，轻描淡写道：“什么好挂历，还辛苦盛处长跑这一趟？”

盛少山听得出，这是乔组长要他自己打开挂历，忙解下缠在上面的细红绸，缓缓把挂历翻开。那是一本山水画挂历，一月一景一诗，乔不群倒也喜欢，赞叹道：“真是好景好诗。什么叫诗情画意，这就叫诗情画意。”盛少山也喜不自胜，不无得意道：“我就知道乔组长是文人，喜爱传统文化。”乔不群说：“什么文人不文人，认得几个方块字而已。”

盛少山见好就收，告辞出门。乔不群站起来，要去送客。以往客人要走，他总会送出门外，有时甚至送到楼道口，看着客人消失在楼道转弯处，才转身回屋。今天不知怎么的，脚下忽然变得不听使唤了，只稍稍抬了抬，又收了回去。是不是做了领导，对下属太客气，显得不够庄重和威严？乔不群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也许是一种下意识行为吧。

望一眼一动不动站在地上的乔不群，史宇寒过去关好客人没扯严的门，回来取下墙上老挂历，将盛少山送的新挂历挂上去，一边说：“今年快过完了，也确实该换幅挂历了。过去都是挂的学生家长送的挂历，不是美女，就是楼房，或是汽车，俗气得要命。还是政府里面的人有素质，选的挂历都有文化味。”乔不群说：“送幅稍雅点的挂历就有素质，你对素质的要求也太低了些。”

挂好新挂历，史宇寒又去收拾旧挂历，说：“从没上门的盛少山，你一做上纪检组长，他就送上挂历，这人还蛮晓得尊重领导的嘛。”乔不群沾沾自喜道：“晓得尊重领导，莫非有什么不好吗？”

“哟哟哟，你还真把自己当领导了？给杆子就往上爬。”史宇寒撇撇嘴角，眼睛里却泛着亮光。毕竟夫荣妻贵，中国女人日盼夜想的，就是丈夫能有出息，自己跟着实惠不说，人前人后，下巴也好翘得高些。

史宇寒神气，乔不群也自豪，说：“没给杆子都要往上爬，给了杆子，爬起来不是更加方便？”史宇寒说：“往上爬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不想做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进步的干部也不是好干部。”乔不群扑哧笑了，说：“那咱们大小政府机关里，怕是打着灯笼火把，也没法找着不好的干部了。”

话题又回到盛少山身上，史宇寒说：“盛少山没大你二十，也该大你十七八岁吧，你喊他声叔叔都错不了。叔叔为大，叔叔倒过来送礼给侄儿，自然是你这个侄儿出息了，同时也说明他做叔叔的也想进步做好干部。”乔不群说：“送幅挂历就想进步做好干部，怕没这么容易吧？别说我才做上这个小小纪检组长，他想进步做好干部也帮不上什么忙，就是帮得上忙，一幅挂历就想把我买通，也太小瞧我乔某人了。”史宇寒说：“他这是投个石头试深浅，以后还会慢慢向你靠拢的。”

乔不群想想也是的，什么事都得讲究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假若盛少山今天第一次上门就送一大包钞票，还不把你吓晕？不过不管怎么样，盛少山这幅挂历送得正是时候，让乔不群真真切切尝到了做领导的感觉。

这感觉太奇妙，以至过后多天，乔不群还一直沉浸在这奇妙的感觉里，觉得生活从没这么美好过，人生从没这么有意思过。袁明清已在干部职工大会上正式宣布了乔不群的任命文件。此前还开了个简短的政府办党组会议，安排他跟党组成员们见过面，尽管平时大家天天见面的。从此再没人叫乔不群乔主任了，谁见着都乔组长乔组长短的，叫得亲切。在乔不群听来，每一声乔组长都是悦耳的音乐、动听的华章，让人心旷神怡。

却也有痛苦，就是不太好让这个感觉流露在脸上。机关里的人都很敏感，你小人得志，那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乔不群想起年龄稍大的同事说过的话：得意时要学会做狗，尾巴尽量夹紧点；失意时要学会做人，脑袋尽量抬高点。这确是经验之谈，在机关尤其是政府这样的大机关里混，就是要掌握好做狗做人的诀窍，该做狗时要做狗，该做人时得做人。乔不群忙做出低眉顺眼状，见了谁都主动上前打招呼，一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样子。实在憋不住了，便躲入办公室，关紧门，对着墙壁，扬扬眉，吐吐气，放松一下。或走进卫生间，将蹲位上的水放到最大，轻轻哼上几句什么。

这一招还真有些效，大家都在后面说，乔组长不错，年纪轻轻做上办领导，做人处事还这么低调。到底这样的年轻人现在已不多见，有些年轻人上午做上领导，下午就变得高瞻远瞩，目空一切，不太看得见眼皮底下的革命群众了。

任命文件已下，又在会上做了正式宣布，接下来该享受的待遇也该享受了。当然作为政府办领导，这些是无需自己费心的，会有人替你跑腿。官场上就是这样，到了一定时候，好处会自动上门，完全用不着你本人操劳。相反没到时候，再怎么操劳，也是操不来的。

首先是办公室的问题。自然不能再窝在纪检监察室里了，三楼西头就有间现成的纪检组长室。只是谭组长久没上班，也没其他人进去，组长室里已是蛛网密布，尘灰盈尺。不过政工处朱处长和行政处柴处长早有安排，乔不群的任命文件才下来，他们就请人打扫干净，重新粉了墙，将桌椅电话书柜沙发等一应办公设备全部做了更换。还配了一台崭新的电脑，据说是甫迪声到刚落成的桃北电器新城现场办公时老板赠送的，市长办早已配好高档电脑，甫迪声便给了行政处，朱柴两位处长见政府办其他领导办公室都已电脑化，便从行政处仓库里搬出这台电脑，配到了组长室。

见组长室弄得焕然一新，乔不群心里舒服，感谢朱柴两位处长费心了。朱处长说：“应该的，应该的，新领导新气象嘛。”柴处长也笑道：“再苦不能苦领

导，领导的工作环境太差，影响工作，就是我们做下级的失职了。”人降职早习少
做上领导，若没人把你当领导侍候，谁还肯做领导？乔不群感觉很到位，
嘴上却说：“什么领导不领导的，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嘛。”

两位处长还要上四楼给乔不群去搬东西，乔不群不让，说还没来得及清理，
缓两天再搬也不为迟。反正东西不多，又楼上楼下的，搬起来容易。两位便告
辞出了门。乔不群坐到高背皮椅上，摇摇二郎腿，望着窗明几净的办公室，惬
意极了。记得两年前从研究室挪往纪检监察室时，自来自去，谁理睬过你？

又想起从五楼下到四楼那会儿，自己成了副主任，今天从四楼下到三楼，
又成了副局级，你是不是与这个“副”字有不解之缘？可不能再往下走了，再往下，
到了二楼，那便是提案老干等更为次要的边缘处室。你都已成为副局长领导，真
落到那个地步，肯定是犯下不大不小的错误，一辈子都完了。以后只能从西往东
走，去做秘书长和副市长。

这么心猿意马着，乔不群又念及这个组长室原是谭组长的，也不知他的办
公桌被柴处长他们弄哪儿去了。又电话召回柴处长，要他还是把谭组长的办公桌
搬回来。柴处长甚是不解：“谭组长又不会来上班，搬他桌子回来干什么？”乔
不群说：“他来不来上班是他的事，桌子留不留着是我们的事。人家刚被免去组长，
又搬走他的桌子，设身处地为他考虑考虑，他会有何感想？”

柴处长只得听领导的，忙把谭组长的桌椅搬了回来。这套桌椅尤其是桌子，
属早已过时的旧款式，老土不说，且又短又窄又低，这么一新一旧一大一小两张
桌子搁一处，确实有些不伦不类，挺煞风景。乔不群也有些看不过眼，让柴处
长另给谭组长购了套新桌椅。

这事传到谭组长耳里，他非常感激，觉得乔不群真是个好同志，有才又有德。
碰上有人到家去看望他，都要说说乔不群的好。其他人也对乔不群此举很是赞赏，
说他给谭组长购置新桌椅，与那年蔡润身留下孙文明的桌子，其性质完全不同。
孙文明提拔到县里去做领导，以后还会往上走，蔡润身那是想讨好孙文明。谭
组长退职人员一个，已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乔不群这么做可没有任何功利，完
全是尊重人家。巴结一个强者和尊重一个弱者，人格孰优孰劣，也就不言而喻。

其实乔不群给谭组长摆套桌椅，还有一个现实考虑，就是有人到办公室来
谈事，可以坐到谭组长桌前，主客都方便。没有这套桌椅，只好让人坐到墙边
沙发上，你说话还得别着脑袋，颈脖难受。若是来了平级同行甚至比你级别高
的领导，叫人家去坐沙发，你却高居于高背椅上，肯定不自在。请人家坐你的
高背椅子，你去坐沙发，的确够麻烦的，人家也不见得会干，难免尴尬。有了
谭组长这套桌椅，这些问题便不再是问题。

行政级别上涨，工资待遇也得相应往上浮一级。这事也不用乔不群管，朱

处长早跑到人事局，把他的工资晋级手续办了下來。至于该局级领导享受的手机费、电话费、书报费、误餐费、考察费、交通补助费，以及政府办内部掌握，按级别发放的这费那费，朱处长和柴处长他们也一项不落打到了乔不群工资存折上。这样七添八加，乔不群每月都比原来多了六七百。在桃林这个经济欠发达地区，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缓慢，干部工资福利偏低，六七百元已不是个小数字，足以让人兴奋一阵子了。

最兴奋的还是史宇寒，拿着乔不群的工资存折，瞧了又瞧，说：“你的收入终于追上我这个讲师了。过去家庭财政主要靠我支撑，你说我这个做女人的亏不亏？”乔不群说：“女人能撑起家庭财政，不是更有地位吗？有什么亏的？”史宇寒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女人都这样，用自己的钱没意思，要用男人的钱才有感觉。”乔不群说：“你们天天喊妇女解放，老用男人的钱，还怎么解放？”史宇寒说：“女人要生儿育女，要洗衣做饭搞卫生，还要辛辛苦苦赚钱养活大男人，这样的解放对女人有啥用？男人能拿钱回来养家，这女人不解放也罢。”乔不群说：“女人真是矛盾，不让你们解放不是，让你们解放也不是。”

收好存折，史宇寒又跟乔不群算起细账来：“一个月多六七百，家里的水电费气费话费什么的，基本可以应付了。”乔不群说：“没有这六七百，我们也没欠过谁什么费。”史宇寒说：“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从来都没问过，我是怎么从牙缝里省出钱来，交这费那费的。要知道我嫁给你这么多年了，两百元以上的衣服鞋子都没穿过，平时哪里有减价货就哪里钻。有次正在地摊上选过季衣服，两位大学女同学刚好从身边经过，羞得我无地自容，只好借口说要到乡下去看亲戚，特意选几件便宜货去哄乡里人。我这哪里是哄乡里人？我是哄我自己。”

史宇寒说着，鼻子发起酸来，受了多大委屈似的。这倒不是假话，乔不群确实从没见过她奢侈过。两人家庭背景都不怎么样，参加工作时间不太长，工资较低，又没什么外水，要结婚生子，养家糊口，自然不容易。还是史宇寒能安贫乐道，得过且过，很少跟乔不群说钱的事。今天也是丈夫加了薪，一时高兴，忍不住忆苦思甜起来。

史宇寒的账还没算完，又说道：“一个月多六七百，一年下来就是七八千，够买两台像样的大电视了。”乔不群说：“还买电视，安到厕所里去？现在这台也不赖嘛。”史宇寒说：“你这也叫电视？亏你说得出口。也去瞧瞧人家是什么电视，哪像你这个二十五寸的老古董？每次跟同事们拉家常，人家问起我家电视牌子和规格，我都脸红，羞于启齿。”

工资待遇已经上去，房子问题会跟着解决，还愁没地方搁电视机，只能安到厕所里去？乔不群的担心也太没道理了。桃林经济建设比外面慢了半拍，仍处

在私人集资建房阶段，房地产业起步不久，还没火起来。政府院子又大，空地宽，近年陆续建了几栋市级楼和局级楼，加上过去留下一些旧房，干部职工暂时还没必要勒紧腰带攒钱，参与集资建房。大家也就心往一处想，积极要求进步，只要做上副局以上领导，像样的住房总有一套等着你。

住房归口行政处经管。行政处柴处长早相好一套房子，请乔不群去实地过目。一路给他汇报：“政府办共有五栋局级楼，每栋三个单元，计三十六户，五栋加一起一百八十户。局级领导流动性较大，常有进出，有要房的，有不要房的。要了房的，离开政府时有退的，也有没退的。这么几年下来，现在还剩十几套。有几套曾住过人，有几套楼层不太理想，在的在六楼，在的在一楼，不顶天就立地。权衡来权衡去，也就二楼三单元五楼东边那套还凑合，咱们先去那里看看。”

乔不群没话说，随柴处长进了二号局级楼三单元。柴处长又说道：“这三单元属于西头位置，不过东边这套不当西晒。楼层稍高了点，可高有高的好处，空气好，采光足，又高瞻远瞩。万一楼顶漏雨什么的，上面还有六楼，也不会漏到五楼来。”

这些道理不深奥，乔不群也懂。可你乔不群懂和柴处长懂，意义是不一样的。柴处长这是替领导着想，什么都给你考虑到了。让这样的同志做行政处长，可谓适得其所。搞后勤保障的人，就是要知道关心领导比关心自己为重。若倒过来，关心自己比关心领导为重，心中没有领导，什么都要领导本人劳心费力，就要分散领导精力，影响工作了。乔不群也就表扬柴处长道：“柴处长不愧为行政处长，说话实在。我听你的好了。”得到领导认可，柴处长很高兴，说：“我只是提供参考意见，最后选哪套房子，还得由乔组长自己定夺。”

说着上到五楼，柴处长掏出一串钥匙，开了东边那套房子的门。按当时的住房政策，局级领导房子面积不可能太大，也就一百七八十个平方米的样子。面积不大不小，格局还算不错，三室两厅，书房厨房和卫生间也比较宽敞。这在桃林单位福利房里算是气派的了，刚建成时还有人以局级领导住房面积超标为由，举报到上级有关部门，上面准备下来追查，经政府主要领导出面疏通，才没来人。

福利房就要有些福利性质。柴处长介绍说，市级楼和局级楼建成后，行政处又通过政府领导，从财政和房改公积金管理中心等几个渠道拿了些钱，进行了必要的装修，以免领导们住进来后，今天你敲，明天我捶，搞得大家都不得安宁。水电气都已安装好，墙壁粉过，还镶了简单却大方的石膏顶。餐厅、厨房和卫生间铺的瓷砖，客厅、卧室和书房装的榉木板。卧室墙上嵌着宽大壁柜，书房则是壁式书柜。也就是说不必添置太多家具，领导们就可入住。

卧室不用说，都在南边，外面还有一个长长的阳台。站在阳台上，可望见

远处依稀山影和近处透迤而至的桃花河。柴处长问：“乔组长觉得怎么样？这个位置和高度，还有外面的大环境，算可以吧？”乔不群说：“柴处长眼睛看中的，还有说的？”柴处长说：“也不是我看中的，是乔组长您运气好，领导做得正是时候，刚好还有这么一套房子等着您。如果有人先您做上领导，或外面有领导调进政府办，这套房子就轮不到您了。”

正 有比较才有鉴别，两人又看了另外几处空房子，最后还是柴处长相中的二号局级楼三单元五楼东边那套最理想。乔不群回家跟史宇寒一说，她说她在五栋局级楼里转了不止一次两次了，也觉得那套最中意。

要搬新家，除了部分厨房用品，好多旧家具都不适用了，非得换掉。刚好到了元旦，乔不群和史宇寒在街上扎扎实实跑了三天，将城里数处有些规模的家具市场和电器商场都跑了个遍，选购了大小席梦思床三张，真皮沙发一套，书桌一张，电视柜一组，电视机一台，无霜冰箱一件，另外还有床上用品、生活常用器具，七七八八的，乔不群都说不上来，反正都是史宇寒做主，他只一旁打打下手。现代男人的家庭地位都一样，家里小事老婆做主，男人照办；大事男人做主，老婆拍板。

该采购的采购回来后，夫妻俩一掐指头，竟花去六七万。为乔不群的进步，不久前史宇寒已贡献出一张五万元的存折，也不知又从哪里冒出这么多钱来。乔不群向来弄不清家底，平时只听史宇寒说家里存款还不到五位数，从没细究过，便开史宇寒玩笑说：“夫人还留了一手在这里，四位数的存款用出五六位数来了。”史宇寒说：“你以为我隐瞒财产不报？这都是平时学校发的奖金和课时费什么的，我抽出一部分另外存了，想着哪天你上台阶要铺路，或上了台阶，分了好房，要购家具什么的，拿出来就是。没告诉你，是好让你省些心，一心一意谋发展，全力以赴奔仕途。”

女人就是女人，充满幻想，望夫成龙，最后却现实地落到丈夫成龙后可能带来的种种好处上。能成龙当然没得说的，假若你成不了龙，只能做一辈子小虫呢？岂不要辜负老婆大人的殷切期望？乔不群想想都有些可怕，一个人进了机关，如果混不出人模狗样，别人瞧不起尚且不说，老婆这里就不怎么好交代。可仔细琢磨，老婆又有什么错呢？谁家老婆不盼着丈夫早日出人头地，家庭条件有所改善，至少有个像样点的安乐窝，日子过得下去？这个要求其实一点不为过，也是一个大男人对家庭应尽的义务。谁都是饮食男女，不可能不沾人间烟火，拔着自己头发离开脚下的地球。要想尽到义务，身为男人确实没有别的法子，唯有升官发财。发了财不用说，什么都可买到，除了遥不可及的太阳，稍近点的月亮据说已有人蠢蠢欲动，要搞拍卖了。升了官则更好办，生为国家的人，死为国家的鬼，游山玩水掏国库，吃喝玩乐皆公务，生老病死为革命，骨灰还可进公墓。